



新刻異識資諧卷之一

下卷

河東思貞子

書林王氏梓

鳥部

夫禽鳥之異自古記之若彼扶桑鷄曙王母鸞妻
簡牘矧其口乎余於霄壤間凡翼屬湯識其可資禘
者錄七十六種

十二辰禽

十二時辰所屬人多不解其說讀王充論衡則曰五行

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寅木也。禽虎。戌土也。禽狗。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狗與牛羊為虎所服。亥水也。禽猪。巳火也。禽蛇。子亦水也。禽鼠。午亦火也。禽馬。水勝火。故猪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尿而腹脹。此乃直以五行氣性相尅而言。余則以為當時作者。蓋以一陽一陰取象耳。是故子象鼠。其爪五。丑象牛。其爪二。寅象虎。其爪五。卯象兔。其爪二。辰象龍。其爪五。巳象蛇。陰物無脚。午象馬。其蹄獨。未象羊。其爪二。申象猴。其指五。酉象雞。其爪四。戌象狗。其爪五。亥象猪。其爪二。蓋陽單陰雙。義昭昭矣。

朱雀考

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之名。見于曲禮。其云前後左右則黃帝布陣。画諸旗幟。所以指揮兵士。究其義。指四方星之形。似而言也。蓋以翼為翼。以井為冠。軫如項下之喙。而南方火。其色紅。故謂之朱雀。乃玄武則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位西北。其色玄。神有鱗甲。見武象鳥。故謂之曰玄武。宋真宗避祖諱。改玄為真。名曰真武。今世所奉真武。匪伊異神。實北方玄武水神也。而以角為角。以心為心。以尾為尾。東方木。其色青。故謂之曰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而西方金。其色白。故謂之曰白虎。

四候鴻鴈

月令鴻鴈有四候。鴻鴈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月鴈北鄉。亦大鴈。正月候鴈北。亦小鴈。此說出於子寶。余考之以為的論。

鯉魚

孔子厄於陳蔡。夜有一人。長九尺。皂衣高冠。唳聲動左右。子路出與戰。相搏久之。孔子曰。何不探其腮。如其言。仆於地。乃一大鯉魚也。孔子曰。此物胡為乎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故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

大鵬翼

語曰。凡鳥腹背多毛。大鵬只具兩翼。夫鵬扶搖萬里。非大翼何以勝焉。然鵬本鷗化。鷗魚也。魚性火。主飛揚。是故人之鬚眉髮皆毛也。鬚屬腎。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屬肝。肝為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屬心。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信乎鵬翼上升。性火也。又佛藏言鵬獨雄無雌。

在天龍

大凡龍躍處自有火光。醫書言相火為龍火。以其變化莫測也。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骨如博山形。名曰尺木。

無尺木者不能升天。曾聞終南山一老僧云。凡龍不能升天。惟神龍能升天。易曰。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螫龍。毒龍。孽龍。與夫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有欲之。凡龍也。昔景泰年河決。以徐有貞為都御史往治之。徐遍求治法。遇一道士告之曰。誰能無欲。徐退而思之。悟曰。決河者龍。欲者珠。制珠者鐵。乃以鐵萬斤實土。沉于河。功遂成。蓋龍愛珠。見鐵即去。是其欲處。終為九龍。若夫神龍無欲。變化莫測。夫疇得而豢之。御之。食之。哉。惟彼道士之授。徐公之受。噫。亦玄妙矣。

阿濫堆

驪山有鳥名阿濫堆。唐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為曲。亦曰阿濫堆。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祐詩云。紅葉簫。閣未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明皇驕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詩人懷古。乃有猶吹之句。而此鳥之名。殆將與世不朽。又賀方回長短句。亦云待月上。潮平波艷。塞管孤吹。新阿濫。嗚呼。聲音之入人深哉。

杜鵑考

俗呼杜鵑為蜀望帝魂所化。故左太冲蜀都賦云。鳥生

望帝之魂。杜宇者。望帝名也。杜甫亦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化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余始信之。及觀華陽蜀志云。蜀王杜宇。號望帝。好稼穡。治郫城。會國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患。帝遂以位禪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蜀人悲之。聞子規鳥之鳴。即曰。望帝。遂號子規。為杜鵑。蓋鵑為捐棄之意也。其實非魂化之謂。而左太冲。杜甫。悉誤。

鷓鴣聲

古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艷詞。鷓鴣清怨遠梁飛。又有聽鷓鴣曲。知為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太白詩云。

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窻竹。越鳥起相呼。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後之以相呼相應。湘江調則知鷓鴣曲。效鷓鴣之聲。而鳥聞即相呼矣。

意交鵲

余讀異書。而識造物之異。而異也。鵲交以意。鶴交以聲。鳩音鵲音交。以睛出爾雅。鷺目視而受胎。鶴影抱而懷卵。鷓音鳩音交。頸野鶴纏枝。出變化論。孔雀聞雷聲而應孕。出道藏。然此皆精所極耳。故曰精凝則注。自非至人筆之書。小子何繇以盡識。

仙白蝠

葉法喜謂張果老為上古蝙蝠之精。仙家紀源云。千歲蝙蝠。血肉皆白。得而食之。形神不滅。唐李泌從肅宗之蜀。于梓潼境獲一白蝠。大如蒼鷹。蒸食之。遂能辟穀。後泌竟以此仙去。又曰。蝙蝠千年能變化。不為鬼神制縛。昔有為蝙蝠說者曰。鳳皇生日。群鳥悉賀。唯蝠不至。鳳訊之。蝠曰。我有足能走。獸也不為羽族壽。麒麟生日。群獸皆賀。蝠亦不至。麟訊之。蝠曰。我有翼能飛。禽也不為毛虫壽。迨麟鳳會問道及。相與嘆曰。世上自有這等躲奸滑的禽獸。嘻。此亦善謔。足以警矣。

鬚龍

關雲長公美髭髯。內一鬚尤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常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語畢。化為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至夜公走麥城。與吳兵對天曙。將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辭去者是鬚也。嘆數已定。將柰之何。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驗。有司焚黑衣神。自稱鬚龍。能為我立廟。我當致雨。以救民。有司焚香告許。至午果雨。雨霽。淡雲中。烏龍現身。有司遂為創祠。掘得一長鬚。意即龍也。因以塑于龍神額中。題其廟額曰鬚龍廟。

侂子雉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數雉飛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侂子化為雉，鳴于陳倉。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陛下本封秦，今雉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若遂良多識，君子哉。

王謝燕

唐時金陵王生名謝者，航海遇風覆舟，負板抵一洲。翁媪皆皂衣，曰：吾主人即也。引見甘王。王皂袍皂冠，以女妻謝。女曰：烏衣國也。一日王宴宗廟殿，命謝作詩。末句云：恨不此身生羽翼。女曰：何相訊也。王取飛雲軒，謝

入其中。令閉門，坐少息。至家，明年梁上燕至，墜一幅布。詩云：自入華胥夢裡來，主人終日獨憐才。雲軒一去無消息，斷送春風日幾迴。乃其妻手筆也。謝識之，方悟烏衣為燕子國。至今長干里有烏衣巷，乃謝所居地也。若舊時王謝堂前燕，則謂王導謝安，非謂此王謝也。

食銀白蟻

易惟效曩在郎署，語揚接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為白蟻所食。蟻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群然。咲之。越三年，出守衢，語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十兩，亦于庫窖內掘出死白蟻數石，煎化

止得銀一千五百兩夫銀甚堅硬蟻細物耳食之已異
煎蟻成銀尤其異矣天地間此等甚不可曉

君山鸚鵡

吳興柳歸舜自巴陵泛舟遇風吹至君山因維舟登岸
由小徑行三四里踰一溪道傍有大石圓而硯平周匝
六七畝其外尽生翠竹圓大如盆高百餘尺枝葉森羅
映天風吹戛為絲竹音石尖有一大樹亦高百餘尺
條幹偃陰翠葉如掌花徑尺色碧莖紅異香成霧有鸚
鵡數十其大如鵝丹嘴翠衣尾長一尺翱翔其間相
呼名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

名阿蘇兒昔有名

武仙即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皇
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
此曲是漢武釣弋夫人常所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
君王語建章殿裡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
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裡淚唱云昔請司馬郎為作長
門賦徒然費千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大人賦者
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抽金釵橫鞭余痛甚今日念
得出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即者言余昔見漢武帝御
鬱金櫺泛積翠池自吹縹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李夫
人歌以隨之歌曰顧鄙賤奉私恩願吾君萬壽期名武

仙即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第幾歸舜曰。姓柳。第十一
仙即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
泊舟至此耳。武仙即曰。柳十二。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
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
轉達。挂家十三娘子。因遙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
雲數片飛來。去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幙。重檻飛
楹。周匝石除。一青衣自戶出。年可十三四。衣珠翠。顏色
殊麗。謂歸舜曰。十三娘子傳語。即君不知朝來食否。請
畧坐。少具蔬饌。即有捧水晶床出者。歸舜坐。阿春因呼
鳳皇臺。何不看客。即有鸚鵡飛至曰。吾乃鳳皇臺也。近

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夙愿。鳳皇臺
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作詩曰。霧接朝陽生。海波翻
水晶。玉樓闕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栖止。投跡依舊
楹。願余復何忝。自侍群仙行。歸舜曰。甚爾。爾師何人。鳳
皇臺曰。昔杜蘭香教我真籙。音東方朔授我秘說。武帝
列我于后渠署。見楊雄王褒等詞賦。始曉箴論。王莽之
亂。方得奔還。吳為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
方學綴篇行。機雲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誰為宗
師。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頌數篇示之。鳳皇臺曰。近
作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香捧玉盤。珍羞百品。目

所不識。其香撲鼻。食方訖。即有二道士自空中下。前謂
婦舜曰。君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
便。索君急。君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目
矣。婦舜沒之。身忽如飛。却墜以達舟。舟人失婦舜已三
日。後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也。

佛現鳥

峨嵋山普賢菩薩正殿前。普陀岩。每日出。即有鳥呼佛
現名佛現鳥。于時寺僧皆出殿前。鳴鐘禮拜梵唄音聲
仰。朦朧中普賢像現焉。有按院至山。疑為妖妄。集百矢
射像處。像自儼然而佛現鳥復啣矢去。方信神通無礙。

按院乃焚香瞻禮。

喜客鵬

蘇王麟洲園。時有白鵬來栖。丹距朱冠。修尾五尺。亦不
常見。但嘉客至止。尊舉禮成。忽已穿林近水。往復數四。
尾曳如練帶。悠揚自得。客無不飲滿讚羨。而不省其故。
後見一書。謂其性喜賓客。工部詩曰。慣看賓客兒童喜。
其正謂鵬也夫。

兆祥鴉

舒公春芳。鄱陽人。春闈榜且發。其家老鴉千百。拉其屋
角獸起。復置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鴉本祥鳥。

帝辛周武皆為興兆。昔興皇帝適郢邸，抵澇河，鳴鴉蔽野，已載興誌。今皆以為不祥，此可為鴉解嘲。

婺州鷹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其子，鷹俟州守王夢龍據案按事時，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又攫探巢者之巾。擲州守案前，守詢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鷹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中固已異矣。其誤攫一卒之巾，後啣來還，尤為奇異。今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孔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鍾祥淘河

鍾祥令君某觀看運石砌堤岸，以尺量地，諸青衿在側，令命對曰：「尺量地面，地長尺短，短量長，青衿沉吟不就。有一腫頸舟子抵前對曰：『船載石頭，石重船輕輕，載重令君嘉而問之，恍惚化一淘河飛去。』」

尹蓬頭鶴

蓬頭館秦淮滕西江家甚久。一日與滕登雨花臺，尹曰：「為公作劇，以發一咲。」即長嘯呼鶴，鶴來集多，鶴向之舞，尹亦舞。已而鶴至百餘，尹遂襍鶴飛升。滕不知孰為鶴，孰為尹也。夫鶴為胎仙，自古記之，說者謂蓬頭為鶴之

精及攷鐵鶴觀紀信不誣云。

宋白鵬

宋末厓山之敗。陸秀夫抱興祥帝投水。時御舟畜一白鵬。因奮擊哀鳴。與籠俱墜水中。以死其視太宗榻前之犬。感恩報主之義。抑又過矣。又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元首取之。吉了曰。我宋禽也。不願入蠻夷酋。怒罵吉了。遂七日不食死。此與墜水之白鵬正相類。彼含齒載髮。名為士大夫。若陳宜中輩。若顧叛宋而投元。皆禽鳥弗如矣。

高宗鸚鵡

宋高帝養鸚鵡數百于宮中。皆能言語。一日謂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群鸚鵡繞而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因賦一詩曰。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教清江行役隴山見。此詩于壁間。問之亭長。而知其故。夫鸚鵡渺小物類。不忘故主。乃爾。晚世臣僕。負義背恩。可勝誅哉。

寧濠鶴

寧濠有鶴懸牌縱于道。民家犬噬其足折濠牒南昌府。請大家治罪時山陰祝翰知府事廉明有感批牒曰鶴雖懸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濠卒不能逞夫鶴甚清而衛懿乘軒則民怨國亡乃寧濠懸牌蠹民其臧絕亦多故矣。

汝寧異燕

始汝寧燕秀才夫妻年四十無子。一日其巢梁燕產三卵于几上其妻煮而食之。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恐其久而無別也。即畜髮分中左右三髻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造其家。三子出

見童外矣。考以課稅大加賞譽。解贈而去。後生携三抵州謁謝燕談間。生曰此不足為異。聞貴治有一產三女者。公以問人曰有之。即召其人至。乃女又與兒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即為主婚。各以次第配之。其婚配後女家云女母食三燕卵而生三女。其燕亦其家巢梁燕焉。夫簡狄吞燕卵而生契。豈燕之異自古已然哉。

洞庭鷓鴣

陶必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于群山下。是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湖烟水綠于羅蘋。蕩涼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蓬豪興月明多。

吟間聞岸上。咲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甚
腴。相與吟詩于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傳。
天生匹偶得風流。丹心不改常衣舊。翠羽相輝每共遊。
齊瓦對眠金殿晚。點沙雙躡玉田秋。此生莫遣輕離別。
交頭成歡到白頭。一素衣者吟曰。同盟三五共優游。鎮
日清閑得自由。片雪晴飛紅蓼晚。玉衣寒映碧波秋。相
親相近來還去。無束無拘沒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侶。忘
機長伴釣魚舟。必行登岸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
曰。先生遨遊江湖。曾識妾二人乎。必行曰。不識。錦衣者
曰。妾揚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

曰。妾輩生長于斯。就此玩月博笑耳。必行挑曰。予舟中
無人。肯過訪否。女欣然從之。乃携手登舟。酌于蓬下。極
其歡譁。已而就寢。各情甚濃。必行喜而吟曰。倚翠偎紅
情最奇。巫山黯。雨雲迷。二女同声應曰。風流好似偷
香蝶。繞過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躍舟涉波而
去。必行但見一鵝。鳩一白鷗也。

長隄寺雀

石首袁進士汝萃。與魯太史可前。作孝廉時。攻制義于
長隄寺。萬曆庚子夏。兩公並席課。文構思甚苦。忽有大
雀。遍體金色。飛來席上。徘徊跳躍。馴狎若不惧人。兩公

相顧愕然曰。尔神物。金僊使來告我乎。如我二人偕第。汝可鳴二声。不然。一声雀即而相眄。鳴二声而去。次年辛丑。並成進士。夫大鵬金翅。為佛使。雀其類乎。不啻赤烏為祥矣。

鼻孔螬蛛

楚京山令家兒婦。忽感異疾。鼻孔流螬蛛無數。而膚內隱。百蟲蠕動。如蜻蜒蝴蝶之類。竟不知何疾。踰半歲。乃愈。亡恙。或謂其家宅地故饒喬木。因建宅伐去。傷鵲巢。蟻穴必多。是其為祟也。誰家不伐木。且何與婦女。此不可曉者。舒玄渚談博物志。謂居無近絕溪群豕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匿之處也。豈其然乎。

巢人蜂

有大貴夫人。鼻準上生一瘤。大如龍眼。有細声。治療莫效。一日忽破。血流飛出一花。細腰蜂。透窓而去。其瘡遂落。亦無他恙也。又一僧膝生一瘡。痛刺不可忍。以為熱毒。內外攻治百方。一醫窺內有蜈蚣。用細鉗拔出。旋已夫蜂螫人則腫。而茲乃于人為巢。此何異故。

羅池龍

洪武初。柳州有計巡檢者。居一山。號計家砦。嘗出行于山曲。得一巨卵。如升。大持歸。以雞伏之。百日後。乃出。

一物如蛇四足蒼色鱗甲遍体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
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
每割羊豕則取血飲之久而益馴計公行止蛇常隨之
夜則蹲于榻傍以手摩之冷于冰鐵家人呼為小龍傳
聞于外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播揚增繁擾矣乃
放之屋後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出就食歲久
長大踰丈餘一日有隣婦汲水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
血也捲而噬之噉而免隣家言汝畜妖物殃人欲
計哀求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持刃至潭
人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

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
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丈乘空而去家人皆曰小
龍化也計家仕宦迄今不絕巡檢四世孫名祖龍者別
號羅池云近捕酋楊應龍祖塋世傳為龍國自應龍開
國龍走由是族滅豈堪輿家風水之說欤然則羅池之
龍信地靈矣

華陰鷹

沈石田云陝西華陰縣有老鷹為怪土人立祠祀之呼
為鸚鵡丞相祠赴一村夫趙彪者作神于河間府其郡
學司訓謝文表蘇人也失一奴并一簪召彪祈問殺雞

一隻取心肝並血灑屋上。諸人拜于屋下，不許仰視。夜靜時，聞屋上作暖聲，其聲甚宏。呼文表曰：「逃奴為汝性急，因小過打之已甚，今逃在某處，可急訪之，遲當別去矣。」盜奴在汝左右，且未叱其名，容他明早插簪于厠坑傍。否則我當責之。文表曰：「請問尊神何姓名？」乞一諭之。神曰：「吾乃西方鸚鵡丞相，吾貌類胡人，甚鄙陋。見笑于時，故不欲人見耳。」語畢，屋上有聲去。如其言訪逃奴執之。歸次早，厠坑傍果獲失簪。後文表回蘇道，其事甚悉，故識之。夫鷹者鷲殺之鳥也。周禮曰：「鷲蟄之日，鷹祭鳥。」元命包曰：「立秋之日，鷹鷲擊。」大戴禮乃曰：「正月鷹則為鳩，言鷹也者，其殺之時也。言為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言鷹則為鳩也者，善變而之仁也。今觀老鷹不叱盜，如其亦不殺為仁也。」大戴禮之言，吾有所試矣。

銀化鶴

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銀每錠重數百斤。忽三錠化三白鶴，穿庫飛出，莫知所在。久之，有一書生見一白鶴飛下，入地中，異焉。就其地標記而去。明早尋標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牽，約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眾分不得。以聞于官。官以聞上。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傭雇錢而

已見

試院鶴

江西萬曆辛卯科監臨公入院矣。試士名亦足。已為八月六日。而陳公幼良與同舍友二人皆在遺棄。竟束裝歸第。幼良因臂瘡未即發。猶跛曳同遊于院前。有泣下者。乃院門正送水菜畢。從內封鐫。昏人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公說曰。豈外有遺珠乎。命啟門視。得幼良三人。立試皆佳。即屬藩司給卷。並入試榜。發幼良解元。一人第三。一人名七十。則鶴啄之力也。青田仙禽力勝五丁哉。不然。即青鸞作使。北鴈傳書。何由啟棘院扉乎。

咸寧產鴉

咸寧孟諫議族孀生兒。頂有內髻。冠小木冠。兩肘如鳥鴉翅。着皂絹衫。皆自出胞中。纔離母腹。即躍出戶外。啞啞如鴉聲。即斃之。夫形為有托。冠衫何由來哉。往謂鬼為魂。固矣。而多着生時之衣。衣亦有魂乎。論最妙。然未有若此為古今第一異也。

東陽蜃

弘成間。東陽山中有物。隨大水漂出。水驟消。遂不能轉動。百蟲咋噉欲死。識者謂是蜃。遠近集觀。有鐵氏媪傷之。曰。爾既神物。能為我作子乎。蜃吐氣成雲煙。偏媪

異譜 卷一
覺氣入腹。即成孕。踰年生子。銳額而多腹。似蜃。因名蜃。既長。獷蕩不馴。盡失故業。獨好馬。又能識馬。嘗購得一馬。謂是龍子。甚愛之。已為邑令。命作糧。長乘來京。部糧。糧又損失。數多。正憂苦。郊行適內。守備某公在郊。望見馬。異之。命牽來。蓋亦識好馬者。曰。此龍子也。以五百金購。不從。許以千金。蜃曰。售馬則失我所好。受金則非我。故值不可。吾寧却值。以為獻可也。公大喜。收蜃作姪子。又為輸償其損失糧。久之。公死。頓有其家。數十萬金。迎母養終身。

報義雞

里正晨入民家。民饗之。貧家獨畜一母雞。伏數子。將捕矣。念歆烹。里正故拒之。曰。往夜夢衣白婦人泣請救。曰。吾一身不足惜。吾有子數人。恨未見天日耳。因留不殺。里長別去。數日歸。天晚。道遇一虎。咆哮將相及。里正懼。獨行無侶。若有物蔽之。近聞實雞聲。是夜宿民家。詢其雞。民曰。雞數子已脫殼出。雞晚亦飛去。不知所往。跡之。雞乃死虎所。毛骨脫幾盡。

郊莊雉

水部郎陳公九疇。微時。讀書於郊莊。每往。有傭人必來迎。問汝何以知我來。曰。予婦教之。又問婦。婦曰。有雉能

言。而夫不見。雉謂相公進士。渠所避。故相公來。則雉去。而我是以知相公來也。後果登第。

昆陵雞

昆陵之北曰橫林。一老人奉佛幾六十年。每侵晨輒起。誦金剛經。無間冗逸。隆慶年間家伏雞卵十二枚。兩月不出。一夕老人夢小兒女十二人。羅拜曰。荷蒙誦經超度。獲免為禽。咸去托生為人矣。茲特致謝。老人覺起。視十二卵盡殼也。又萬曆二十四年間。太平門外一屠死。半日活曰。我夢中被二人以繩牽到神策門。王千戶家。變雞。我見王千戶門枋上有字。我視之。念曰。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二人遂開繩推我回也。家人因至神策門訪王千戶家。其大門枋上果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橫書。帝上至其堂。聞堂後小雞聲。問其幾時生者。云是昨日。問其數。云抱出九雞。即死一隻。佛經超度。詢有之也。

誦經鵝

侍中鍾公奉事三寶。庵在羅家巷。日夕誦經。寒暑不輟。庵畜一鵝。忽一日尾公後。作聲誦經。公因為擊木魚。木魚聲止。鵝忽垂首而斃。侍中驚呀。為棺以人禮葬之。越三歲。隣家有小兒至庵。向侍中云。我是誦經鵝也。問之。

不答。追其父母。兒之生日。鵝之卒時。後兒六歲出家。

笑帳鴨

萬曆甲午年。廣濟龍江鎮民家。群鴨中一鴨獨呼曰。笑帳笑帳。始一婢聞之。既而群聽莫不聞者。以告其家翁。翁遂殺而烹之。愈煮愈大。皆不敢食。投之江中。已而翁無故搆異訟。家貲盡破。蓋其先世皆業屠。而翁又橫暴好漁奪人財。所謂笑帳笑帳。必有陰主之者。或鴨其也。

湖州蚕

湖州人業蚕。其祀先蚕甚肅也。弘治年。大族伍氏。以蚕

致富。一歲蚕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蚕十餘筐。埋五窖中。使僕三人駕舡遠市桑葉。不得返。途中忽一大鯉躍舡內。重可數斤。三人喜。計載歸。以饋其主。至皂林。有巡檢司。邏者見其舡。兩櫓行速。意其有奸也。而捕之。發艙而見人腿焉。無前鯉也。三人莫知所謂。自相驚愕。執以見官。上之臬司。三人訴得魚之故。與變腿之怪。性來不已。臬司弗之信也。拷打甚苦。謂何奸狀而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埋屍所在。三人曰。埋于家之隙地。臬司令吏卒押至其家。三人妄指一處。掘開。即埋蚕之處也。蚕一無有。惟見死人焉。身首俱完。而少

一腿其家莫能自白乃并其主人問罪久之事方得明而家已破矣夫蚕家所祀先蚕之神實馬頭娘也高辛時蜀有夫在外久不歸家其妻誓曰得夫歸者以女妻之其家一馬聞而躍去數日夫乘馬歸馬嘶不已夫審其故曰人豈與馬配耶殺馬曝皮于庭女過皮傍皮忽捲女飛去掛于桑上其女遂化為蚕食桑葉作一繭音簡後人望女像謂馬頭娘以祈蚕焉蓋馬以恩獲怨故為祟音歲其報施固自不爽如此

錢臨江斷鵝

錢公若賡守臨江多異政有一鄉人持鵝入市寄店中

他往還索鵝則店主云無之羣鵝我鳥耳其人訟於鄣公令人取店中鵝四隻各以紙一張給筆硯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呀已退食使人問鵝供狀否皆答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矣因指一鵝曰此鄉人鵝蓋鄉人鵝食野草糞青店鵝食穀粟色黃店主伏罪

張恩鵝

山東青州府張恩為人慷慨不吝施捨一日往北京買賣路逢馬夫李立前向問曰客官要顧馬否恩曰本欲顧馬柰有行李在此立曰客官只自騎馬行李我自承挑恩同立行未一里見一小兒手執一鵝其意甚哀恩

呼曰鴉要賣否小兒曰正要賣恩即買而放之不想開銀包買鴉時李立見其包中有碎銀數兩鏹銀數錠遂生心曰銀包內有許多銀皮廂內又不知有多少了因跟恩前走到深林四下無有人行遂從背後飛打一石中其頭腦落馬而死李立就把屍首埋在林中將銀包並行李皮廂盡行取去踪跡甚密人無知者次日早本府推官正坐堂時忽有一鴉在簷前哀鳴不止又飛入堂中進至案前哀聲又甚推官心動謂手下曰這鴉莫是有冤否鴉叫益哀推官曰你若有冤我着手下人隨你去因着趙保隨鴉去待有下落回報鴉飛二十里外

入一深林棲一新土堆上連聲悲慘趙保既見土堆隨即回報鴉亦復上堂前點頭推官曰此必冤魂即令手下跟隨自至土堆林中掘開見一死人又有馬鞭一條在傍蓋李立埋屍時不覺落鞭在此也推官令手下取馬鞭審視訖隨即回府焚香祝告天神求明此事至晚就寢到三更時見一人泣跪曰願老爺作主推官曰你何姓名有何冤屈其人曰小的冤家非挑非杏非坐非行言畢放聲大哭而去推官夢醒尋思不曉其意天明坐堂分付手下將深林附近人家拿教人來究問端的差人到深林邊有一街坊名平豐街只有十數人家

家有馬出租。顧與人騎，差人即亂拿三五人到推官衙內。問曰：你一駁人作何生理？皆應曰：有馬顧與人騎，生理。推官曰：你既顧馬騎人，如何謀人害命？皆曰：不敢。推官曰：現今五日間謀死一客人，埋在林裡，落一馬鞭在此。便是証見。衆皆上前看認馬鞭。因說我們租馬，皆是輪流日子。推官因令衆人各自報名報畢，拿上看時，看見李立名姓，心中遂悟曰：昨夜之夢應矣。非飛非杏，乃是李字，非坐非行，乃是立字。隨叫李立跪上前來。立聞心膽驚慌，面無血色。初間尚不肯認，推官怒取刑具，李立慌亂無言可對，只得將前日張恩買鴉放生銀包露白。因財起意，將恩打死。情由一一招認。只見拷問之時，其鴉突飛入堂，哀噪仍把李立頭面啄得出血。及立招畢，鴉又飛出觸牆而死。乃知此鴉即前張恩所放之鴉也。推官遂將李立打死，又將義鴉令人埋于林傍道中，立牌為義鴉塚。仍着落張恩家屬收恩屍改葬。夫一鴉也，張恩放之而死，李立因之而亡，其仁其不仁，豈皆不免耶？乃鴉以死報恩，禽而人也。若李立者，世良多哉！人而禽獸死不足贖矣。

南園雞

韓平原作南園于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犬吠雞鳴耳。既遊他所。忽聞莊內雞鳴。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咲。有太學生嘲之曰。堪咲明庭。鷓鴣甘作庄村犬雞。一旦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王夫人鵲

嘉靖初選她中選者群入官舍。而王都堂徐夫人在焉。是夜夢天神謂曰。吾使銀河使者引汝回家。汝夫婿二品。何為居此。既覺晨起。忽鵲啄其額。血流痛不可忍。遂得送出血痛頓已。後歸王而卒封二品夫人。

吳友蠅螂

山東吳友家貧而行潔。一日往東昌府。循山獨行。方辨色。見籬下銀盃十隻。拾納袖中。即覺格格有聲。已變為蠅螂。吳惡而擲諸地。少頃視之。仍盃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乃棄之。而匿廁中以觀拾者。忽一人至。拾去。竟銀盃。吳出與語其故。其人願分取之。僅受其一。歸而嘆息。財有分若此。乃出以酌酒。而以享先翁。音有積塵。吹拂之。塵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而計醫藥之費。正符盃值。夫蠅螂穢物也。而吳友被垢如是。其鬼弄人耶。

石匣雙鴨

江右鄧某好青烏術。卜地甚吉。乃在豪家池中。必不可

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請豪家乞地晒布。復屬貯之。久不往。而豪家漸貧。布皆耗盡。度其盡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為灌園資。券成。輒斟音忽水深數尺。見一石匣。匣中有二鴉。一飛去。一為掘者折足。即葬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頭第每代有跛者一人。至今稱雙鴉鄧家。

嶺南白雀

蜀高進士兵憲嶺南。領兵討賊。道遇一小道人。坐地上。不為動。公覺其異。下車禮之。問荅良乂。亦異之。因長張問兵事。道人曰。明日見白雀來。即回兵。又明日大捷。

後納節歸。異日當訪公于家也。明日果見白雀來。即回兵屯于某處大寺。是夜賊於總兵營殺掠無算。賊大喜。具牛酒自勞。咸大醉。公探得。急領兵突入。殺掠殆盡。而臺使奏功。公即拂衣歸。數年。一日獨坐于庭。忽有一白雀飛噪簷上。高不以為意。迨白雀去。始憶嶺南小道人事。因急令人踪跡。雀飛所往。有一小兒云。見一白雀飛至南寺。寺中人云。飛入玉皇閣內。及登閣。惟書一緘。啟視云。三日內好嫁二女。次日即以長女于歸。三日次女甫出門。而公無疾暴卒。夫有道之士。多善幻形。高遇而不遇。豈非命耶。倘白雀棲簷之時。而高識之。其必有

以壽高矣。

劉方燕巢

劉方。方姓女也。年十三。偽為男子。從父扶母喪。還鄉。父死于河西務。劉叟家。叟無子。遂為之子。曰劉方。後叟復收一人為長子。亦避難來從者。曰劉奇。已叟死。二子皆議婚。方不從。奇為燕詩以悟弟。曰。營巢燕雙。雄。辛苦營巢。始容若不尋雌。寄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方和曰。營巢燕雙。飛。天設雌雄事。有期雌。雄。得雄願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奇見詩大疑。方以實告。始知是女子。便欲合婚。方曰。雖為自配。實亦天緣。須告三墳。會親友。

庶不為野合。從之。後成巨族。號劉方二義云。事見明詩正。夫劉方能詩。且淑慎。非若艷而。挑也。然又為文配。豈云燕巢實亦五色文。駕隊乎。

李太保鶴

李太保維寅。始生時。椽題間蛛網。巧結為樓臺。其先太保夢神人。若天官。狀乘雲而來。曰。嗣侯生矣。乃伏牛山。禪師某化身也。拜太師。歷公孤。後三日。太保生。有白鶴自天而降。莫知去。先太保因名之。曰九皋。夕始更惟寅。太保從禪師來。益知其根蒂。有自。而其享受。正如神人之命。實應白鶴之祥。真可謂之福德王公矣。

諸葛井雞

成都諸葛祠前有古井。常有白雞出井上啼。而了不可執。一日輜軒使宴集其地。令卒腰繩下窺之。井上圓鏡而下。方敞盡數繩。見洞壁有鐫字。皆諸葛公書。即索楮。黑摹勒。以上復見日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侍者及雞犬皆白。重下摹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得入矣。俄一白雞飛出。使者執而玩之。大異常雞。恍惚失去。

宋襄鶉

長仙遊人

一日晝寢。夢褐衣人十泣告乞命。襄醒聞。欲以十鶉作午羹。悟見夢者。即此也。因悉放之夜。

復夢十人云。感君活命之恩。他日場屋中相報。襄莫不。所謂後應試。失記題旨。果有一鶉從空而下。叩書一張。示之。襄得舉進士官。至別駕。

文長老鶴

古樵李有本覺寺。寺僧文長老通禪持戒。博學攻詩。多與達人往來。畜鶴一隻。日夕相隨。東坡蘇長公守杭日。有事于潤州。道過樵李。寺中訪之。文見東坡。不發一語。及別。東坡謂文曰。夕慕禪宗。已申快覩。不識何以教之。文始咲曰。頤頤翔鳴。物莫我撻。不足以為榮。羈窮窮。局動與禍觸。不足以為辱。浩浩乎雲無心。皎皎乎月常明。

庶幾乎一代之偉人。東坡深領之而辭去。東坡後六年。自徐移湖。過樵李。復造烏。時則院門少掩。松竹瀟然。唯孤鶴見東坡。點頭張羽。飛舞長鳴。似有所告者。東坡異曰。鶴。汝亦識故人耶。及小僧出言。方知文臥病在床。而鶴若為之代啓也。東坡與語。因賦一詩以記之。詩曰。愁聞巴叟臥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聞堂道益尊。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吟畢而別。又十年。自翰林出知杭州。私心計曰。此行又與文長老晤矣。及舟近橋李。泊河下。推窓豁目。恰見文已杖錫而來。喟相謂。

曰。相公別來無恙乎。東坡登岸執手。且嘆且談。因同至寺。抵其禪房。文先東坡而入。東坡登堂獨坐。久待不出。始怪而呼之。則有一僧趨禮而應。東坡向問曰。文長老待客。何所見而迎。何所見而避。僧凄然曰。文長老脫化塵寰。經五秋矣。安得又有長老迎避耶。東坡默然良久。而悟。不言所以。又賦一詩而書其壁。詩曰。初驚鶴瘦不可識。漸作雲歸無處尋。三過問問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見慣渾無淚。鄉曲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吊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書竟而鶴從空飛下。向東坡長鳴。聲甚哀楚。盤旋若不捨狀。僧曰。此鶴自文長老化去。

飛出。莫知所之。今日始復至此。東坡撫鶴翅。鶴又大鳴。飛去。其後東坡時或夢與文語。而日間鶴亦飛來向東坡。鳴如是者。數載。鶴本仙禽。而數數面蘇公。豈其文長老之精靈所役耶。

楊繼宗鷹

嘉禾守楊公繼宗為人端莊勇決。愛民礼士。罔徇毫私。會郡饑荒。流死者相踵。公憫念既深。遂不關白。司道竟自發倉賑之。全活萬計。仇家以事上司。道即以檀支倉庫。少給多。侵為辭。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起庭中。有群鷹數十。乘風亂集。擒牘飛上。或爪或喙。牘紙紛然碎矣。

司道怒曰。鷹亦忤我乎。遂白撫院。嘉禾方下舟。群鷹復至。怒睛奮翅。馳逐飛鳴。若詈辱之狀者。司道怒命兵曾獵之。弓者彈。弩者箭。網者絲。用手雖多。而羅繞益衆。卒莫能退也。中又一老鷹。迅擲而下。司道急以手蔽面。老鷹竟攫其紗帽而去。衆鷹亦復爪喙。又紛然碎矣。司道駭異。迺駕默思。事以之。寢揚公在郡九年。風雨調和。徵祥叠見。及滿去。七邑男女攀車挽留。士夫為製神鷹錄。以傳其德。至今俎豆春秋。人言公名已入神籍。信有之乎。

滇中白鳥

雲南謂蚊為白鳥。環湖多蚊，而寶珠寺獨無影響。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蓋謂荊州李老浦無蚊也。今揚州廣陵驛對岸一店屋三間，絕無一蚊，而屋外天井不勝其多。余親臨其處，此不知何故也。識之。

舒纓雄雉

雉號虛中子。舒纓有傳曰：予嘗假宿村居，夢一美丈夫，羽衣翩翩，華采炫耀，戴紫玉之冠，曳文綃之佩，殆飄乎其不羈者。然其容則戚，乃揖予而言曰：予虛中子也。氣鍾丙午，瑞協星辰，輝錯丹青，賁苑黼黻。脫蛻曾經于武庫，流光更發于陳倉。性本陽剛，聞雷即雉。心存耿介，守域不踰。登梁喜于適時，避雪甘于餓死。雄稱擅澤，志豈畜樊。朝飛興獨沐之悲，有集起新婚之咏。玄黃並贄，既肆覲于諸侯。下上其音，或勞思于君子。少皞分為五正，庖人編入六禽。錢鏗取以調羹，傅母因之作操。跣趾堪

羞于宗廟。華虫媿美于山龍。刻繪以辨苛威。禕衣是煥。飾路而異重。鳳后德攸崇。象服誇偕。越之宜。翟服誦來朝之盛。擬翬飛于築室。備萬舞以盈庭。表旌燾而可觀。點樛蒲而奪勝。擔于楚人者。獲兼金之價。產于少華者。稱禦火之功。慕肖卽以隨車。順月令而化塵。彤日啓高宗之治。柱頭符管輅之占。生依羽畝之叢。式克夏貢。誠効越裳之遠。用闡周祥。應侯同始。乳之雞。求雌比斯。奔之鹿。度既嚴于城堵。名復次于泉門。射一矢于旅。交無妨。奮命居三陽于鼎腹。有沃膏腴。柰軒翥之無能。致虜羅之橫及。才非鴻鵠。徒思萬里之風雲。類別鳧鷖。終阻

千尋之渤浪。棲息但甘于草莽。凶殘殊畏乎鷓鴣。媿魚狡兔之三穴。實處夷由之五窮。姿雖擬于鳳翹。禍反招乎貝錦。苟云義殺。詎敢偷生。慨湯網之不修。誰能含逆。暨魯桑之無蔭。竟莫憐雖。時方忽于禽荒。勢實難于鳥道。十步一喙。百步一飲。適成詭遇之功。崇不過丈。脩不過三。寧免明夷之害。將自憚而斷尾。恐無關於保身。煮食于高歡。至今為痛。詔焚于晉室。尚尔含悲。恨無攫板之書。但苦開弦之墜。炎臨越宿。憂動幾先。愿假以仁。免懷再造。言訖再拜而去。翌日起而思之。曰。是何祥與。時適郊行。會有獵者馳騁。有一雄雉。方為鷹所搯。焉。予急

赴觀之。殊有軫情。因悟曩昔所夢者。無乃為此耶。即命解而釋之。是夜就寢。果復欣然來謝曰。物無微而可忽。誠無往而不孚。故詩人興離羅之哀。而君子廣遠庖之德。雖在禮有不廢。豈忍心所宜加。御以如臯。怪發賈妻之嘆。殞于張努。足徵肖敏之狂。愿遂綿蠻鳥聲。敢期膾炙人口。惟愚不諳。干事機斯患。每逮于張艾。借有以刺。淫原非我罪。強為媒而誘族。皆本人謀。遭此顛危。知由氣數。利爪忽尋于飛隼。搶枋曷並于孝鳩。幸公見臨。使我獲脫。惠可比于裝安祖。中心肯忘乎。魂本化乎羅子。鐘哀響可鑒也。予聞其言。初不之省。及竟始悟曰。異哉斯雉也。因為之傳。

慶元寺鳥

太平府項推官。一日過慶元寺。行至佛殿。有一鳥。綠身黃尾。飛立簷前。向之哀鳴。項公曰。此其不平之鳴乎。因與鳥言。你若有冤。可連叫三聲。我命手下跟你去。有甚冤情。引他拿來。其鳥果然叫三聲。飛起。項公即令趙豹。蘇蓋二人跟之。見鳥直飛在三寶殿左邊僧舍中立。少頃。飛下僧舍后。一矮屋去。不復飛起。趙蘇二人尋看。矮屋。乃是東淨。並不見鳥矣。二人回報項公。項公即到東淨。邊命掘地。繞及二尺。取出一婦人尸來。綠衫黃裙。頭

有刀傷。項公乃喚左舍僧晴雲問曰。此婦定是你殺的。因何緣故。晴雲抵賴不認。因喚晴雲左右房二僧來。詰之曰。晴雲供你同謀。你二人亦要償命。二僧恨罵晴雲曰。前月此馬氏來寺許愿。因在各處游玩。晴雲該死的。哄入他房。要行強姦。馬氏不從。因而殺之。埋于東淨。並不干我二人之事。晴雲遂自承認。項公乃釋二僧。令押晴雲回府監禁。擬罪梟首婦人尸。令其家親人領葬。追晴雲銀十兩為葬埋之用。其時鳥復飛來。向項公哀鳴點頭而去。吁。此與啼血杜鵑。啣木精衛柳文甚矣。自非項公之廉明。何以感鳥而雪冤哉。

吳興蚌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崇益者。剖一大蚌。將煮食之。中有一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仗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孝感寺。寺臨溪流。遊客傳玩之際。不覺越溪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遊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異恋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鷺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碍本無門。曾公衮云。不知一殼幾經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霽水。直通方廣古灵源。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汗

涅實性存隱見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公卿和篇甚多與蚌殼。今藏孝感寺。

天台詩鶴

越魏沂居近天台。一日過赤城仰瀑布因而採草實備藥餌遂深入焉。迨晚至一林下見一老叟紅巾素服曳杖而行有自得意沂進揖曰山深迷踞晚無所之敢問老夫此處有旅店乎叟曰山中安得旅店老夫敝室甚適愿賜光臨何如沂聞忻然從行穿林涉澗入一茅屋藤床石磴甚整潔焉茶畢出豆飯共沂食之沂見壁上

有軸。上有詩。云。卷就丹砂壽筭綿。鷄群獨出勢昂

然。數声暎月歸三島。幾度乘風上九天。長夜臨琴和蕙帳。清晨覓食在芝田。自從華表歸來后。滄海桑田幾變遷。沂讀未畢叟咲曰。此老夫之自贊也。沂不喻。止宿其屋。翌日辭歸。叟携手送至舊踞而別曰。君行宜珍重。勿輕回顧。沂乃緩行數步而竊視之。叟忽化為白鶴騰空而去。始憶詩贊為鶴焉。夫鶴仙禽也。赤壁道士城廓令威倏焉涉世而與人晤語時。有之。

古木鳶

古木鳶者謂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其音鬱鬱振蕩。哀咽縉遠適。斷又續。若有所不足。而塞如原野。陰風苦

霧特宜為之。若夫一嘯鴻鵠下出於師，俯清角之占，說者謂孫登長嘯韻徹九霄，其亦有所本也哉。

六燕乙鴻

按九章美術，五雀六燕，飛集於榭，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西端則雀重而燕輕。又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越人以為乙，楚人以為鴻，故陸佃謝吏部尚書表有云：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

田鼠化雀

東海邊田鼠化為鴛雀，復入大海化為蛤。霧起則殼張如翅，飛乘霧下上。夫虫魚變化如此，乃人至亡不變何哉？故善改過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斯亦為神龍矣。直田鼠哉。

赤鸚鵡

元嘉中有鳥集南平王殿角，王使左右網而得之，其色赤，其尾長，莫識其名。俄殿前架上鸚鵡相呼，乃赤鸚鵡也。馳獻于朝，普詔群臣為賦。唯侍中謝莊賦第一，有曰：雲移霞峙，霞委雪翻。陸離翬漸，容與鴻軒。羅林飛岫，煥若輕雷。激銀漢，集塲棲圃。擘若天桃，被玉園。一時傳布為奇。後赤鸚鵡脫鎖飛去，而隴西今亦無其種色。

王母鳥

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為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令鳥守之。杜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旗翻。

桐花鳳

成都夾峽江，砥岸多植紫桐。每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燕，來集桐花，以飲朝露。俗名收香倒掛鳥。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以咏之曰：朱蜃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安排枝頭開未開，魂欲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又隱蠻有詩云：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

金釵重幾銖。蓋此鳥以十二月至，性極馴，好集美人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為異也。

慈湖蚊

揚慈湖作夜蚊詩，極力譽之，謂其入耳皆雅奏，觸面及深機，勝於人之耳提面命。蓋以蚊為靈於人也。異哉！其見乎？夫蚊為惡物，自古及今，莫不惡之。况譽蚊而貶人乎？慈湖主張家山之禪學，一時從其學者甚少，故憤而發此言耳。乃黃借庵驅蚊賦，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為血肉喪軀，其借蚊以垂戒，則正論矣。

飛鳥遺音

易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此鳥亦斥鷃之槍
榆數尺鷓鴣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於律
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后魯叟筆
七國橫議邇軻談何訪于宜上乎

羿九鳥

鳥最難射一日射落九鳥言射之捷也后世不得其說
乃言羿射日落九鳥遂以為羿射九日流俗謬說而傳
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飛空鳥

陟岵寺玄覽僧有詩云天空任鳥飛之句宋文公取而
書之曰大丈夫不可無此氣象乃玄覽庵壁有張璪画
松符載題讚衛象賦詩覽却以泥塗之謂其徒曰無事
疥吾壁也異哉此禿知鳥任其飛而顧介于三才子
之筆其視二十年前塵土暗而今始得碧紗籠之禿抑
又異矣

翠碧

江東有小鳥色青似翠能入水食魚謂之水狗亦名翠
碧陸魯望咏曰紅襟翠翰兩差參徑拂烟華上細枝春
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石林詩話又云魚虎
而崔德符詩曰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掠岸飛今

惟莫愁湖中有之

信天翁

信天翁鳥名。雲南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荇帶落江空。唼鯉含漁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語云。蝦蟆一步一蹠。未見餓殺田雞。一跳一丈。食不得。得此意。則信天翁不足異也。是以達人。有云。兀坐齋中。不能損我命中之所有。營求道路。不能益我中之所無。信乎一飲一食。亦有天教已。

鷓鴣雉鷓

語云尋常丈尺。蓋自有說。禽經云。鷓上無尋。鷓上無尋。鷓上有丈。鷓上有尺。上言飛而上也。鷓之上不能尋。鷓之上不能常。鷓雉之小者。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曰。都城百雉。是也。鷓上能赤赤。古尺也。莊子曰。斥鷃斥亦尺也。

鐵鸚哥

蜀中有鐵鸚哥。形似鸚鵡。黑喙。五更輒鳴。至曙乃止。攷之禽經。即月令。鷓始鳴之鷓也。易林曰。鷓必單棲。此鳥好隻飛。亦能搏擊。鷹集于林。則盤旋鳴。晤俟鷹飛。則擊之。俗呼為鳳凰。皂隸言百鳥畏之也。又樂府謂之曰百

勞

臨清燕

臨清一民家燕巢累年添接四五年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日有諸鳥飛入庭除俄而漸多克滿棟宇莫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忽以杖擊碎燕巢有一白鳳雛長三尺自巢而墜未至於地即掀然出穴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各散去蓋鳥朝鳳凰飛則鳥隨之禽經云赤曰鳳青曰鸞白曰鵠

虎僕

博物志有獸能飛文似豹緣木而行名虎僕毛可取以

為筆皇甫松大隱賦曰書抽虎僕今俗名九節狸

鬼車鳥

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鷗帝鵠書謂之逆鵠夫子一見而歌之裴瑜江爾雅言鷓鴣是九頭鳥也○小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餘猶九首○按夫子鷓鴣歌曰逆毛鷓鴣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鸛鳥

鸛鳥群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可對蟻封蟻封戶天將大雨也酉陽雜俎易林識之

陽鳥

鴻鴈南北與日進退蓋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
鴻鴈隨之故稱陽鳥

化鳩為螢

凡物化而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則鳩又化
田鼠田鼠化鴛鴦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腐
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則不言化也

卷之一終

新刻異識資諧卷之二

下卷

○河東思貞子 輯

○書林王氏全 梓

獸部

夫獸有異焉。余以足而走者悉附之。耳目之所及耳
目之所不及。若角端。若獬豸。其仁殺世常有哉。茲外
拔異以資揮塵錄七十六種

龍種獸

龍生子有數種。曰翮音翮。翮音翮。亦名翮下。形似龜。性好負

異識資諧

卷二

重。今用載石碑。曰螭音勑。螭形似馬。性好望。今置諸屋角上。曰徒牢。形似龍。性好吼。有神力。今懸作鍾鈕。曰憲章。形似彪音標。有威力。性好囚。今置諸獄門上。曰饜饕音帖。形亦似龍。性好風雨。今用于屋脊上。曰螭虎。形亦似龍。性好文彩。今加于碑碣上。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今鑄在香爐蓋上。曰椒圖。形似螺螄。好閉口。今立在門上。曰劬音慈。形亦似龍而小。性好險。今樹于護柩上。曰獸吻。形似獅子。性好觸陰邪。今快于門環上。曰金吾。形似美人魚尾。有羽翼。性通靈不寐。今用以巡警。余攷山海經博物誌而識之。

制獅吼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怪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熟故也。少相離則獅眼生而作威。有一人近視之。獅舌畧黏音音其面。其皮已去半矣。又畜一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僅長尺餘。兩耳尖長。獅若作威。即牽吼視之。獅便伏不敢動。蓋吼作溺着獅身。獅肉便盡腐爛。又吼畏鴻鳴。凡鴻鳴。獅即畏伏。此小能制大也。因是推之。青腰食虎。玄龜吞蛇。猿有手可以捕鼠。而制于鼠。鹿有角。可以觸犬。而制于犬。雞食蜈蚣。蜈蚣食其內。蚊吸音音鱉目。而燻蚊以鱉骨。吁物

類相制固如此。

鄭弘白鹿

瑞應圖云。白鹿者。上瑞之獸也。王者孝道則至。述異記曰。鹿千歲而蒼。又五百年而白。漢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車後夾轎。而弘怪問吉凶。主簿黃國拜賀曰。聞三公車。画作鹿。明府當為宰相也。後弘果為太尉。

孔墓白兔

兔望月而生。口中吐子。壽千五百歲。其色白。孔庭慕要注云。先聖沒。戒門弟子為虛墓五。在正墓北。後秦始皇至曲阜。逐白兔于虛墓西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

溝曰白兔

封邵虎

漢宣城郡守封邵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即去不食。其民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咏曰。昔日封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漸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余識而錄之。以警世。

斗牛

嘉靖西內海子中。有斗牛。其形類虬。音鱗。遇陰雨。能作雲霧。常蜿蜒音蜒音道傍。及金鰲玉竦之上。世皇齋居

西內宮女以班侍每出過此見必驚仆或有奔溺水中者宮監以聞上曰此畜只宜處山後何為在此駭人乎是夜但聞跋浪跳擲之聲平旦視之湖水破裂委蛇一道蓋已徙去矣自是出沒不過萬歲山後

枕石龍

太倉王萬戶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開過小寺有僧出迓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僧厭客又地為港口可避風雨是夜宴寢益謂僧言虛也旋登山巔音見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長二丈有半濶厚皆尺餘明莹如水晶照見內趺坐金觀音

大奇之曰此異寶也購得而運至蘇以貽貴人可價連城因下問前所遇僧曰此石誰主者可售乎僧曰無主第石名龍枕晴時常見二龍枕卧其上下乃龍潭所謂不可泊者恐不可犯耳王益疑僧嚇已又恃力衆而無主竟令群力運至舟大喜飯未畢天上黑雲簇起微見風雷而港口山自攢合數十舟碎如粉壓溺死者數十人王與衆竭蹶奔山乃得免愧見前僧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蚌蛇

南海蚌蛇性極淫制之者以婦人故褲投之則戴之首

而矯然壁立。又以首擲地必甚快。而所謂甘心焉者。如此數次。則昏悶。制者因棒擊之。斃。須熟認擊處。則膽在焉。剖取。即得值數金。皮以裝鼓鞞之類。肉以啗。皆不輕售。滌陽石君守肇慶里。人筐乘以入觀焉。因得其說。

搏狼犬

嘉靖末。山東某山谷有神狼。飛而攫人。道踞阻絕。非聚眾叢戈莫往。時有鬻犬者。謂能搏虎狼。價必百金。久無售者。貴璫常公啣命其地。意神狼安可搏乎。是人為犬言。何妨。虛償因如。數與媾。曰。姑試之。鬻者亦知公意在神狼也。曰。謹如約。于是為期。縱犬。狼出角。閉久之。狼死。犬曳以歸。觀者歡聲沸谷。竟與百金成媾。月餘。犬失。在昔。秦伯弟鍼。欲以百金易其嚙犬。而不與。固已有夙價矣。

鄴都鹿

鄴都縣衙養兩雄鹿。每相交。一日鹿產一小鹿。眾以為異。其尹不語。胥吏再三稟之。尹第頷門。子曰。尔輩慎之。又其西郊外。一雄虎奔入民家。民家斃之。剖其腹。有一胞。胞內一小虎。頭尾毛爪備具。此豈陰陽之合乎。吁。世亦異矣。

蒙岫蛇

滇南蒙岫山有蛇。見人自碎。片々星散。不知者。偶拾一
片視之。則諸片復合。嚙人即死。

戚繼光猴

正德間山東有僊降某家。為人談休咎甚驗。而未嘗示
形。自名為毛僊云。戚大將軍繼光父某與之游甚狎。忽
一夕去。更二十日乃來。問之。荅曰。聖天子將南幸。先
期金甲神為清道。是神嚴厲。吾曹遇之無生理。故暫避
之。問避何所。笑曰。匿太山某岩石。應耳。後二年。武宗
果南巡。繼光父與言。吾與君好密。胡不示吾形。似羞。忸
不肯。固強之。僅示一手。毛長如許。蓋白猴也。已長嘆曰。
公知我矣。我數已盡。且將長別。繼光父悔。乃曰。我終不
能離公家。未幾而繼光生。有膂力。而臂多毛。始知戚繼
光為毛仙所托胎也。李如樟為之紀事。

永嘉虎

永嘉山中有虎。逐人。其人登大樹。而虎守其下。忽張文
忠享敬母。腹懷文忠。自母家歸。天微雨。憇坐虎脊上。復
取履擦泥。其皮樹上。人見之。膽落。已。人群至。虎去。其人
下。追問母何由坐虎脊。母曰。巨石也。次日。屬人察樹下。
何。巨石之有。已。而生文忠。人已知貴。有徵矣。

朱諷猴

朱諷下邸人赴試。憇一亭下。逢執卦影者。卜之。遇益之
姤。忽一野獼猴。直至置一画去。画一人着金紫執笏。若
進揖狀。一婦人以箕盛嬰兒于前。卜者乃曰。詳此画。公
此行必登高第。仕亦大顯。但箕盛嬰兒不省。至京登高
第。入仕。皆如卜者言。先是入棘日。二僕送諷返天。未明
過內巷。聞溝中有初生兒啼。二僕知是不夫而孕者所
棄。而主人尚未有子。拾之歸。屬主家姬哺之。諷歸。僕告
亦喜。知所得處。箕筭巷也。因名兒曰箕。即後諷止此子
彼卜而猴。何異若。

李微虎

唐監察御史李儼。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有虎自
草澤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草中。人言曰。異乎。執幾傷我
故人。儼駭而問曰。子為誰。虎泣曰。我李微也。儼下馬訝
曰。曩吾與君同榜成名。交契深厚。君何由至此。今胡又
匿草澤中。不為之。况曰我今不為人有安得見君乎。儼
問其詳。虎曰。我前身去歲客吳楚。次汝墳。忽疾發。狂不
覺。以兩手撲地而行。自視其肱。髀有斑毛。生焉。即去。臨
溪照影。已成虎矣。仰而呼天。俯而泣地。是果命耶。因咨
嗟泣下。儼復問之曰。君今既為異類。何尚能人言耶。虎
曰。我形變而心甚悟。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有所

托可乎我初于逆旅中入荒山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
逃去我妻子尚在故鄉悲號寧知我為異類乎君回訪
我妻子但語曰我已死無言今日事我于人世無資業
子尚幼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誼乞念其孤特
賑其乏無使殍死于道途實恩之大已又悲泣儼亦
泣曰儼與君休戚同為君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虎
又曰我欲為一詩表我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寫我
懷而攄我憤也遂吟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
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藉共相高我為異物蓬
茅下君已天輅氣勢豪如此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
成嘍繼而曰君使回幸取道他郡毋再由此儼恐上馬
行聞草澤泣声不忍聞登嶺返視則見虎自林中躍出
唬哮震連山谷儼使回遣人持書厚貺微子月餘微子
自洛入京詣儼訊父踪跡儼不獲已具告其顛末如此
夫莊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復為莊周是邪非邪乃李
微則真虎矣識友生念妻子畜而人哉晚近陰中知己
拋忍骨肉人而畜者不少也

感孝虎

萬曆十七年建德山中有農夫貸穀回卒與虎遇農告
虎曰某知命日命不可逃但年荒毋老需穀度命容送

穀到家。供母晨飯。來此就死。不敢失信。虎遂曳尾去。農至家。舂米飯母。畢以遇虎事告母。欲往踐約。母止之曰。幸脫虎口。何自送死。農曰。凡人落虎口。必其命也。今縱不往。終亦難逃。况昨已許之矣。彼雖異類。亦有仁心。可失信乎。毋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啣一人。而不食。見農至。惟以爪爪死人。農曰。虎欲我葬此人乎。虎遂去。農解死人衣包。中有白金數十兩。為瘞其屍。乃取銀以奉母。因得以度荒。鴻呼。虎實以孝感矣。

菩薩蛇

京師西山寺有二清蛇。大者長五丈餘。小者長四丈餘。

有人至寺。僧必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啖。畧不畏人。僧令人遶蛇身一過。謂之不絕人身。號曰菩薩蛇。萬曆初年。太倉王相公女。號曇陽子。亦有巨蛇隨之。名曰護龍。吁亦幻也哉。

渡船蛇

萬安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夜夢人求渡。至皂口。謝銀一錢。竟而心怪之。天微明。船艙內。忽檢得紙包。沾水猶濕。開視之。銀果如數。而求其人不得。忽林中有蛇。昂首欲渡。舡狀。舟子曰。求渡者汝耶。可密入後艙。無驚前艙人也。蛇如言入。伏少頃。至皂口。舟子以漿扣舡曰。渡

舡者可上岸矣。蛇以頭左搖，舟子從之左。蛇乃上岸去。舟子停舟，密視之時，有修艫舡隻二人在水面。蛇忽從左浮水過，嚙內一人至死，急回竄深草中，去不見。舟子驚呼，以為前生孽也。夫蛇能浮水，而乃覓渡，豈其故示異以儆歟？且銀又從何來也。

戲王生狐

金臺王生者，父商于杭，父死，因家焉。母本西安人，一日辭母之金臺，收拾舊業，行至園田，日已晚矣。見松林中，有二狐倚松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叱之，亦不為動。生乃取彈子彈之，且中其執書

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纔一紙文字，類梵語而莫究識。遂緘于書囊中而行。其夕宿于前店，因告于店主人，忽有一人携被來求宿。眼病若不可忍者，而語言分明。聞王生言，乃曰：大是奇事。如何深見其書？王生方將出書示之。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床下，因謂王生曰：此狐也。王生乃收其書于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狐出走。一更不獲。有人扣門，王生大聲曰：此度來。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言曰：尔若不還我文書，後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密其書，封緘甚固。行至金臺，即乃收拾父所遺田園居室，以圖生計。月餘，有一

僮自杭州來，縑裳入門，手持凶訃。王生迎而問之，則云其母卒矣。王生讀其書，則母之手字云：吾本秦人，不願葬外地。今杭州田地物業，皆尔父之所整理，不可分毫破賣。凡金臺之業，久不整理，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畢，然後自來迎喪。王生乃泣，從母命，乃償其田宅，不候善價，得其資以備塗芻。既而復舁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遙見一舡，上有數人，皆喜笑歌唱，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褰簾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愕之際，其舡上家人又驚呼曰：即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問母在，遽毀縑經。音行拜而前母

曰：安有此理。王生乃出母書，乃空帋耳。母又曰：吾所以來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到都下，修理舊業可居，令吾盡賣杭州之業為入都之計。今無可歸矣。母乃出王生之書，又一空帋耳。王生遂發使入都，盡毀其喪具，因鳩集餘囊，且往杭州，纔得屋數間，畧蔽風雨而已。有第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敗落，因問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事，曰：蓋以此為崇故耳。其弟驚呀，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纔執其書，即置諸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乃化一狐而去。夫狐惑也。王氏惑而不毀其書，反復為其惑，宜已。

破婚狐

唐開元中。有李氏早孤。歸于舅家。年方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聲音頗備。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少異。家人笑之曰。此又一野狐也。狐亦笑曰。汝何由得知。前來是兄。我乃弟也。頃我欲取常家親。造一紅羅衫。家兄沒理。盜去。令我親事不成。恒欲報之。今故來與尔家說明。日是家兄旺相之日。必當來此。可令女搯無名指。第一節禳之。訖便去。次日大狐至。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搯指節。大狐以藥敷之。如桐子大者。授女飯碗中。不中。驚嘆甚至。言曰。會當入嵩岳學道。始得爾。遂去。后小

狐復來。曰。事體如何。我言驗否。家人謝之。小狐曰。后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慎之。他與天曹已通符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他至時。我當復至。及至十餘日後。小狐復至。以藥如松花者。授女曰。明早可乘車出東北。行有騎追者。當以藥布車後。則免其禍。次早携女舅。如小狐言。載女行六七里。果有騎追。甚衆。乃布藥。追者見藥。不敢前。抵暮。小狐又至。笑曰。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未免我亦不復來矣。舅家固求之。小狐令取東引桃枝。以朱書枝上。曰。齊州縣鄉里胡縹胡邈。以符安大門。及中門外。釘之。必當永無恠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

未及適人。後五年竟失之也。夫狐淫妬。亦復寃報。吁。今世人胡多狐哉。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有果園。委一人守之。販鬻音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修整。不類庸下人。獨處園中一小屋。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索酒食。共酌。且求歡。其人疑而扣其居士姓名。終不答。但曰與君有緣。故相從耳。遂與狎。自是每夜必至。日夕情密。如夫婦。亦不問其從來也。比舍隣人。惟園中常有人聲。窺見以告陳崇古。崇古以其費財也。每責之。其人初抵諱。因

請崇古笑計。曾無虧漏。更加責問。乃吐實。崇古亦怪之。是夜姬來曰。汝主人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今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修仙道。吾事將就。特借汝陽氣助耳。更數日。緣分滿足。吾亦不復留此。于汝無損也。他日來痛飲。致醉。談謔益甚。其人挑之曰。子于世間亦有所畏乎。姬以醉忘情。且以交久。無復防虞。直荅曰。吾無所畏。惟吾睡時。有光遠身。人欲不利于吾者。一躡此光。吾已驚寤。終不能有所加也。所可畏者。人若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々。俟其去。逆而送之。遙見其候蹠仆田中。往就視

姬睡正熟。果有光照如日。其人依其言。吸之。竟胸臆隱隱。熱下。光盡。乃歸。明日。姬不至。其人復至。其處視之。乃有老狐死焉。景泰中。陳氏商于揚者。與盛允高道。其詳如此。云此人尚在。年百二十歲餘矣。

報仇馬

吉水王維禎。為夔州通判。畜一白馬。恒自騎坐。廐秣親視。務潔焉。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怯而滑。托疾不敢出。一兵公忿。數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即代勒所部民兵擊賊。殺渠魁三十三人。賊遁。公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王同知又不肯

行。指揮曹能業成與相黨。避禍。故詭詞激公曰。公誠為國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聲應。曹業二人。故酌酒賀。許以身相翼。實為脫。同知計。公仍勒兵民行。曹業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兵趣戰。曹業竟走。公陷圍中。不能脫。賊以刀斫其臂。墜馬。馬乃奔歸。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後二十餘日。公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不能回鄉。售馬于王同知。王已得馬。而不償直。觀既行。一夜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著加莖豆。鳴更不止。王疑秣者給。帶音已。自起視。攬馬。驟噬其頸。不釋。久乃得脫。復奮首擣其胸。仆之地。翌日。嘔血數升。死。羅文恭曰。自昔

相傳義馬事不一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仇怨隱微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于鬼神有使之者哉彼欺人不見中以危機既自得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此

陳野猿

貴陽大中丞秦和郭公始理建寧時有為猿戲馬子陳野集銀四兩被輿夫涂起窺見因於水西擊野死持其銀去無知者越二日公以迎龐軍門同諸公至水西官輿絡繹三四十乘忽山上一猿出獨攀公輿擊不去公曰汝鳴冤者可隨吾隸往往果得屍林叢中公令散猿

送歸衙匿之不言得屍頃之諸公會公所皆言猿擊之異事公曰猿為虎迫而投人不足異予衙有舊椅擊之能人言但言福不言禍言人善不言人惡此異也諸公為期集公衙聽椅言一時喧傳水西人皆聞故諸公集而民亦駢肩以往府堂下皆滿出椅擊之無言公已令閉府門出猿坐隸肩上徧閱人忽攫得一人至即涂起也訊之起已褫魄吐實謂客店徐元可證時徐元亦在堂下出誇之無疑公始謂諸公曰椅即不能言猿已能言矣始猿已得屍但不得人故詭言令殺人者自投吾網發一笑柄耳諸公及堂下無不稱神已埋丐子

猿復哀號死丐子傍。因以附葬。公令以前金造亭冢上。曰義猴亭。旌之。此良讞中游戲三昧。較鄴令投巫更捷。猴于群輿中。赴公亦必鬼神為之。冤雪。猴可無死而必死。何烈與。

洪都鼠

洪都村中一大家廳樓崇敞。每夜聲響特異。以為妖。遷避而虛其室。有道士過門。稱自龍虎山來。其家大喜。邀入。與約。除當厚酬。道士入居。夜見碩鼠尾巨如推。躍入破柱。擊出。斬之。蓋鼠尾始被狸齧。流血行沙中。霜沙重。慢沙乾。巨如推。其作嚮聲。皆是物。道士殺鼠而大言妖去。次日。聲響都絕。道士遂得重賂。夫空谷傳聲。而人家樓屋深邃。多有鼠雀作嚮。訛而成疑。疑而成怪。伺而察之。亦一鎮家之道云。

豐南禺銅蟾

豐南禺家寧波。有別墅月湖之上。忽漁人夜見光暉波際。以網撲之。得銅蟾。鬻魚過豐宅。其家童子見蟾。白南禺公。以斗米易得。古青天然。置案頭。蟾夜常在地上。異之。一日漁人又網得一隻。色像正。同復持來。易米一斗。以置他案頭。而兩常自走。抵門限不能度。止。南禺知其欲合也。令兩戶皆啟。是夜聚一處。始知為寶。一日以

語黃山人復初令窮其理黃慧巧人也思之曰此磁石引針之類必青蚨銅所造也青蚨本蟲雌雄相合古人取其靈汁鑄錢亦合又儀真邸店有客置磁數筭于棧上而去其下復有人頓大鐵猫者數日猫遂上躍板木皆碎發視知為磁石引也遷置始罷夫物固自有雌雄也

報鳶猴

近時有畜母子猴者一日鳶飛下搏其小猴對母猴啄其腦而食之母猴哀甚三日不食忽于厨中取肉一大片戴頂上伏庭中若有所伺半晌鳶果來捕肉母猴兩手捉鳶翅噬腦食髓人盡快猴之點焉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聖夫蝎于楣。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一布政表媒以女為言。布政遂娶之。月餘後。布政視事于堂。令家人入內室取某物。呼夫人不應。但見一蝎大如車輪。臥于床上。家人驚出。白布政。布政密而不言。後自窺之。果見一大蝎伏床上。展轉間。又成女子。忽失所在。及晚間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寅緣見公者。非敢為幻惑。意欲有所求耳。公不拒。乃敢輸情。布政許之。乃曰。昔為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

右望公建一寺以報大士之德。今醜迹已彰。幸公憐之。布政許諾。女子遂隱。他日命所司建寺。署錫魔焉。至今猶存。夫錫。惡物也。猶知報德。布政信之。溺其旨矣。其云報大士。豈其飾詞。吁。若錫魔亦善幻哉。

吐書麟

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獸如麇。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夫麟。仁獸也。而見傷。仁有時而不能自庇也。

玄壇虎

宜興孀婦陳氏。頗有姿色。家以造染為業。有一木商。利色。以染為往來。屢肆戲譎。忿不能犯。商謀以數木。夜擲其家傍隙地。明日坐以竊木。致之官。擾害無已。陳家供玄壇甚謹。每月五。廣求白雞祀之。婦乃慟訴于神曰。吾供敬神。不佑吾耶。是夜婦夢玄壇神曰。吾遣黑虎與爾報仇。不旬日。其商入山販木。叢柯中。驀一虎出。如墨。竟咬商死。聞者莫不駭神之靈。然其實。是婦之不辱。有以感之也。

○金齒石羊

天順間。武功伯被謫金齒。過一寺。寺僧治果茗奉之。甚謹。武功訝而問焉。對曰。吾寺有一石羊。有貴人至。石羊

必鳴。昔蘇相至寺。石羊鳴。昨夕大鳴。老僧知有貴人至。故治果茗候也。夫石羊非真羊也。而能鳴。此與尹鑿頭至蜀寺。見鉄鶴不異。然則宇宙內不可執着如此。

○拱揖鼠

吳中人婁元礼于元旦見庭前溝口一鼠拱立不以為怪。而謂之曰。尔亦知泰來之賀乎。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說者謂狼恭鼠立。主大吉慶。其後元礼子孫蕃衍。家道從容。享年八十有九。亦不可不謂之吉慶矣。

○葉昇鼠

處州學生葉昇。夜宿齋中。其僕從暗中踐一物。啾啾有

聲。燭而視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持告葉童子。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我當以未來事報君。但不可白日見耳。葉意為耳報之屬。置書廂中。夜叩以事。悉應。葉每遇試童子必探題檢閱文字。預聞之。葉以是超前。列自謂可厚望矣。一日其僕開廂視之。乃一巨鼠。呀然失去。葉甚惜焉。夫鼠能化形。世故惡之。許旌陽奉宅飛升。唯叱鼠下地。至今有拖腸鼠。而申陽洞鼠化老人。自稱千歲。信鼠為十二辰首。此之為童子。又何疑焉。

孔天佑蝦蟆

天順時。青州孔天佑。性酷好仙。常遇黃冠。及名山大川。

宮觀真像。即虔禮之。進香太山路遇一衣老人。呼天佑曰。子好道乎。曰。心誠好之。但未得入道之門耳。老人曰。汝知煉蝦蟆之術否。曰。不知。老人袖取一絨與之曰。汝煉蝦蟆滿三年。則當失去。再踰三年。蝦蟆復來。汝道成矣。勉之。勉之。天佑念老人必異人也。至家乃開讀。皆符呪訣法。遂擇日取蝦蟆依法修煉。每呪則蝦蟆開口。燒符則吞之。精心三年。忽不見。又三年。復回。生兩翅。身赤。能飛。告天佑曰。昔授子術者。乃土德真君。吞符限滿時。有一老人在空中招我。不覓一躍而至其前。袖我往生土方。黃鶴洞。受戒三十六月。始命我天坤精丹。飲無極。

水。赤身生翅。御風千里。壽得齊天矣。真君許我度子。復令入月宮為蟾蜍伴也。言畢。委首張口。吐二丹。金光絢耀。復語曰。五月十五日。一丹子吞之。一丹可燒以茅山蒼木。便成一鶴。騎赴南來。自有金童為子導也。囑罷而飛入雲中。天佑依其言。遂仙去。弘治十八年。人見天佑在泰山遊。

勾事天狗

曹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令從官各選三兩人。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一使曰。昨夜九星墜于西南。南有聲。又有數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是天狗。下來勾

當公事也。

無腸公子

揚誠齋嘗呼尤延之為蝻蟬。延之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為人所食。誠齋笑曰。有腸可食。何須恨。尤勝無腸。可嗜人。世稱蝻蟬為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張華鮓

晉時有遺張華鮓者。華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然。后問其主曰。于茅積山下得白魚。所作也。華之博物如此。

永康電

孫權時。永康人入山得大電。將獻之夜。泊越里纜舟于大桑下。桑呼電曰。元緒勞乎。何事至此。電曰。遊不量時。為人所得。即見烹。不能潰我。桑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電曰。子無明言。禍將及爾也。桑聞而寂。電既獻。權命烹之。焚柴百車。電活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電者仍說桑電共語。權乃使伐前桑。煮電立爛。今人多云。老電煮不爛。貽禍于枯桑。謂此。

靖州猪

靖州天柱縣令。淮安人朱梓。事多神斷。庚子元旦謁城

隍于道。值猪跪吼。朱曰。此必鳴冤也。冤則隨我來。猪即自行。抵邑堂。而不能言。朱令人隨所往。乃其主家拘主家至。反覆錯詰其家事。皆曰無之。曰而與人訟乎。曰然。曰孰勝。曰民勝。曰何由勝。曰渠將民奴毆死。令曰汝自毆死。証人也。猪即其奴矣。猪聞據地吼鳴。叩首如人狀。主驚懼。歎服。列事始末。始以坐法而被証者釋。令人也。稱神。亦神啟之乎。

乳猫義犬

湛少泉子家有猫犬同時生子。犬子四。猫子二。母猫常棄子不乳。子來來乳。則加掌而去之。遂餓死其一。獨其

一存。悲鳴而啾嚶也。犬見而就乳焉。以為常。愛之如已出。犬之子與猫之子群然而食。群然而走。且臥忘其為非犬也。少泉子乃自為記。其畧曰。嘻。異哉。世有猫相乳。猶為同類。而犬猫異類。乃相乳。不其義乎。嗟夫。值其順犬。猫可相乳。值其逆肝膽相楚越。若此者。皆此一念以充仁不仁之類之盡耳。又何詫音乎。

啣虎鼈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鼈。閉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徃已眈。其猪是夜來以為猪也。伸足爪入搏。鼈啣其足。虎吼。鼈縮益堅。吼聞之。虎躍入人家。

高墻上。鼉從之跨墻而兩下垂。身重俱不得動。明發人
群來殺虎。而縱鼉浮江中去。以其能殺虎除民害也。夫
虎就食而死。鼉就死而生。是孰為之。

淮水神猴

水經載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見形。一獠猴。爪地成水。禹
乃命庚辰執之。遂鎖于龜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我高
皇帝過龜山。令力士起而視之。因拽鎖盈兩舟。而千人
拔之。起僅一老猴。毛長蓋体。大吼一声。突入水底。高
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無他焉。其帝主治世。百神襲服
而淮神固無敢動耶。

生風馬

雲龍風虎固矣。近知乘千里馬者。必著狐裘。以其擁風
而行。極寒也。崔桐賦紫騮馬。有風從足。蹀生之句。明卿
先生亟賞蹀字。豈謂是乎。然諸言馬者。皆不言風。獨駿
馬長鳴。北風起。岑參咏焉。

雨魚

楚府內宮後。有長春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
蓮葉隙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
中散落。百里內家。獲魚。雨止。兩湖為空。有獲巨鱗。數
頭。始猶憚食。既而無不飫飽。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然

異言 卷二
穆吏部心猿

浙中穆吏部深無罪而廢居田間寒儉甚躬污萊之事對客兩目睫忽如蝶翅開閉不休一日目上視見山巒層見叠出一人騎驢鞭策而來俄而墮澗中則已腦也其人從腦中自鼓拍而歌腦欲裂岑岑不可耐常欲辭家上天家人皆哭一日從天宮殿閣間携一猿下居心間而已反事之又見心前後左右各洞開一門皆有一人居中皆是己身四人喧聞于外而已居中為解喃喃有聲家人驚問曰而不見四人騶音乎我且奈何一日坐而游天門入十二重至帝所見諸珍恠其所稱引多類此公節亮士而阨于時厥用未展豈心猿未易牢籠而奔突幻周乎莊子曰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者病也又曰兵莫憐于志鎡音卸音為下此皆姦神而志為兵者也其怪異幻出或然耶

報恩虎

衢州開化縣與德興界接之地有媪秦一猪適虎從籬外攫得而籬堅竹密猪不得出夜甚咆哮媪慮虎不得食終損他家因起快籬縱猪出父之虎復抵門夜作嚮声媪詈曰汝奪我猪去致我無資生活又復來乎至明門不啟虎委背所負一女子去蓋相報也媪一子貧不

能娶。因通于女家父母。以為婦。今其地有義虎坊。夫虎獸耳。得一猪。猶知報。今世人負義忘恩。獸不如矣。

薛偉魚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后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頗熱。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家人曰。吾不識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觀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異事。請諸公罷筯來听也。僕入走視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食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

人趙幹藏大鯉。以小者應汝乎。汝于蒿中得藏。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公坐門東。糾曹吏坐門西。方對奕。棊入及堦。鄒雷方博。裴啗奕。實見魚喜。即命付厨。後殺而烹之。皆然乎。遽相問。誠然。衆曰。君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我初病時。熱不可當。悶忘其病。惡熱求涼。恍惚若夢。策杖而行。出郭入山。山行益悶。遂下游于江畔。見江水清靜。有思浴意。遂脫衣于岸。跳身便入。少焉熱止。涼透于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達游乎。傍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之。悠然而去。未頃。群魚

至。內一魚頭人。長數尺。宣河泊詔曰。城居水產。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尚清幽。駐思游衍。樂浩蕩之域。于懷澄江。厭炎囂之若。投簪幻世。暫從鯉化。非據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橫流而傾舟。得罪于暇。昧垂釣而貪餌。見傷于明。無或失已。以羞其朋。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魚服矣。于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頭潭底。跳躍優游。然而飢甚。求食不泔。循舟而行。忽見趙釣。其餌芬芳。心亦知戒。不竟近口。思曰。我是官人。戲而為魚。縱吞釣。趙幹必不害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幹收綸以出。方幹手之。將及也。我連呼之。幹不應。而

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者。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于葦間搜得而提之。我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汝何不救。弼不顧而行。罵亦不已。入縣門。見二吏坐奕棊。我皆大聲呼之。畧無應者。唯嘆曰。好大鯉魚。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瓘。苑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我叫曰。諸公。是我同官。何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三公不顧而入厨。厨役持刀。投我于案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常使厨役。何不白我于官人。柰何殺我。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而斬之。彼頭適落。此遂惺

悟。即奉招耳。各相驚駭。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階。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于是三君置魚不食。偉自此平愈。後遷華陽丞云。

漁硯蟻

南陽僧靜如。得一古硯。置案頭。把玩間。忽堂下一甲士。長三四寸。升階依案。宣言曰。吾君欲觀漁于端溪。僧其避之。隨有漁人六七輩。如甲士長撒網于硯池。一將軍長五寸許。與左右三十餘。升硯指揮頃時。網起獲魚數頭。批命厨人促膳。將軍指僧靜如。謂左右曰。此亦可烹。

以益魚席。僧怒而大喝。即滅無有。俄前甲士擁靜如去。倏忽入一宮。見前將軍坐而怒曰。何物大膽。乃敢驚余。其置之死。于時宮中火起。僧乃得逸。聞有謂之者曰。助尔金。以快尔心。又聞有謂之者曰。尔之遭。尔胡不為宋郊僧。如夢竟身。臥堂下土穴傍。于是起。命其徒持鋤開穴。得一蟻冢。思助金者鋤也。又憶郊渡蟻。遂掩而不毀。焉夫古稱蟻善陣。為將軍為甲士。異矣。然而卒能保其類。其亦異于南柯者哉。

化僧魚

天長縣劉萬。以漁為業。一日有僧至門乞食。適厨中碎

米飯熟因與食去時語劉曰君今日率網當得大魚慎勿奏刀君不聞白龍而魚服乎已果得大魚劉不捨剖之腹內有碎米飯蓋前僧乃此魚所化也夫靈龜三十六筭筭通神而不能避魚且之難神龍下上雲雨而為人所繫以有欲故也魚化僧而乞食于劉此其所以斃于劉也豈其偶然抑亦有數焉而不獲逃耶

吞舟魚

南海一士人言近日海上一大魚死脊高如山腹潰出一海舡長四十餘丈闊二十餘丈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熱魚是以死耳夫世物之大者莫如魚南都亦有魚骨人家以魚脊節為舂臼然則魚大吞舟自古記之矣

北溟鯢

莊周云北溟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為寓言余以為實有其物也釋藏言海有大魚如山背生大樹葉風鼓撼痛苦難喻又汎海錄海中之物惟魚最大轟音然如山弥亘數里凡所經行海波分而不合者一二日元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大魚泛海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七日夜始及其身則其大當不止于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蘇州崇明一

夕忽有魚頭閣海岬上長十餘丈儼如刀截去一頭之大如此則其身可知矣由數說觀之孰謂世無大鯤哉

張碧塘牛

雲南安寧州張碧塘母分娩時其父夢所善趙道人放生牛入室而生焉趙道人者故昆明屠者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磨刀于水濱石因置焉而母牛所生小牛睨其傍竊啣刀納石洞中若不忍母牛之殺者屠回尋刀不得傍見者告之因復置刀石上而隱伺之見小牛復竊如初乃大驚悔恨平日為屠遂棄而牽二牛上華山華亭庵叩頭佛前懺悔甚力愿捨牛入庵汲水供僧山下

去溪橋取水約三四里道人以桶駕牛背徐拽至橋邊汲水置桶復拽之供庵爨如是二年一日小牛死而碧塘父感夢生碧塘碧塘生時掌上噫有孝牛二字長成不見夫易畜為人牛孝不為秦檜矣

秦檜猪牛

萬曆丙子京口鄔汝璧遊于杭見屠猪者去毛盡猪腹有五字曰秦檜十世身又戊戌鳳陽城三十里外朱家村雷震死一白牛火燎毛盡背有秦檜二字深入皮中夫檜誤國陷忠今五百餘年猶又承戮雷誅陽罪止于一時陰罪乃至千百載可不畏哉

祭魚獺

洮河士夫言每年冰泮時羣獺啣魚七尾置河中石上夜半望北斗祭之河邊漁人伺獺入水竊取其魚獺仍啣魚滿其數祭之月令記獺祭魚不言其有禮數如此竊意豺之祭獸鷹之祭鳥也亦然

寶應獺

隆慶戊辰年間寶應湖邊一女子及笄音臨湖盥音濯有一獺自水中出視女徘徊不已女惧還家是夜秋月正朗忽見一美少年潛入溪女女昏復甦如是經歲其家始知之禁止不得聞方士有善符呪者邀以治之拘

一少年俯伏階下索紙筆題曰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勿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又曰不與我女當存我子遂化獺而去久之女果生一獺其家欲殺之衆曰彼妖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乎遂棄獺于湖適老獺至抱擁而去說者謂獺瞻明映月者可分盃作窟近水主旱作窟近岸主水其食魚煖故投人即育云

太湖鯉

衢州鄒德明江湖士也弘治中放舟至太湖泊椒山下夜見碧天朗月豪吟二絕曰一湖烟水綠如羅蘋藻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蓬殘雨夕陽多又曰浦

口風回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低飛帶落霞。吟畢。聞溪上哭声望之。乃一錦衣女子。德明趨岸鞠之。女曰。妾生于斯。長于斯。今當月夕。遊于斯耳。德明曰。汝獨行。無知者。登予舟。何如。女即許諾。携手登舟。對酌蓬下。女曰。今以浪花為題。聯詩一首。德明即倡曰。不是天邊帶露裁。幾番風信幾番催。女繼之曰。一枝綠。見透音迤動萬朵。俄驚頃刻開。詩成。鼓掌大笑。拍肩拊背。極其歡譁。已而就寢。比及天曙。女忽披襟急投水中。德明促視。乃一金魚。悠然而逝。

能言虎

楚王廷賚樵于山。虎自林中突出。遽枕賚于股。屢回視。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父賚云。如其當命。盡願速食。母久駭我。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賚竟得脫。絕不少傷。又陳交。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于邑北之萬庾舖。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臥。無以為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黃岡縣。黃梅山下一村人。七月入山。樵採。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篋帽簷。因取擲虎。虎作声云。來來來。遂含帽簷去。夫虎固有人性。然若此。能言。古所未聞。

歲久驚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鱉重八觔。一酒家買之懸于室中。夜半常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郡守楊公。建詰。楊時入覲。命以木匣戴携至京師。諸貴人皆見。皮冠宛然逼真。無毫髮不類。又隆慶年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時。宴客。庖人烹鱉。剖之。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々皆具。刻畫所不能工。蓋鱉生久大。腹骨人形。自古記之。如海中有小骨如猴。或曰鱉中人。為鱉室。能分水。為橋魚骨。

海門縣呂四場有橋。人魚頤骨所成。長二丈。濶三尺。學宮門前橋亦魚頤骨。較前更大。其近海漁家以骨節作洛盆。出海門誌。

潭柘寺護法龍

潭柘寺極高。為佛祖殿。佛祖有鬚。殿中一蛇長五尺餘。有六足極短小。藏紅篋中。篋標護法龍王。蛇無定止。或自逸野中。但鳴鍾熏修者至。則自至。住持者曰。獲法請出。為衆檀那。隨喜。則自篋穿鑪足。交蟠供卓上。目睛炯炯視人。人皆拜伏。呼龍王。相傳謂自開山。即有佛祖。即降伏此蛇護法。至今未可曉。又閩三平寺。乃大顛法師

闡教之地。山剝蛇不傷人。名曰蛇侍者。凡有祭賽布金不至。則遣蛇侍者詣其家索之。度市越津。而無避畏。又海洋天妃廟。有大長蛇。長數丈。常造過洋海舟之上。一如使者。

居士猪

宿州張居士。始業屠。性強直不欺。割肉與人。惟心計多寡。一刀而已。卒亦不差八分兩。不肯屑。加減。稱一刀張。每日宰猪。聽隣寺曉鍾。寺戶發為度。一日忽鍾無聲。誤宰。走問寺僧。何以故。僧曰。昨夜夢十一人跪堵下乞命。但謂不鳴鍾。則度阨矣。以是罷鳴鍾。張婦見。早時欲宰猪。

已生十一子。感悟輪迴因果。遂棄屠并家。入寺。皈依佛法。念已業屠。當必為猪。乃市一猪皮。每夜披之。對佛求離此報。念誠懇。越十年。元旦日。禮佛。辭寺僧。謂已化去。果坐佛殿。而化。然身不毀。衆僧見其鼻孔中。出一小猪。如指尖大。忽變為巨猪。奔寺外去。居士忽醒。謂衆僧曰。我今脫猪苦矣。大声念佛者三。而復化。里人神之。以其肉。体塑像。蒙以金綉。建庵祀之。今具存焉。

高氏馬

徐州高玉家。富無子。最喜齋僧。布施。每借銀與貧人。多不責償還。一日隣馬產一駒。異常。玉買得之。性馴良。穩

而且善走。若他人騎之，即蹄噬不得近。玉甚愛焉。一夕夢一人跪請曰：向借公銀，今可還券矣。玉曰：銀是何日還得？人曰：騎坐數年，笑來可還前債。玉明早起，過馬廐，馬見玉，連嘶跪地，苦哀告訴。隨仆地死。玉憶夜間之夢，因啟篋檢券，有馬姓者之券，並帑錢化之，而葬馬于野。夫高玉借不責償，致債者為馬以報答，不獨在借矣。而卒無子，其間洵可畏哉。

揚溪馬

金陵有一富民，揚溪萬曆寺丑往西庄收租。庄傍有一西羊庵，年久倒塌，其庵僧化溪修理。溪將緣簿寫施銀二十兩，許僧曰：我回家，你來取。溪到家三日而卒。其僧至日，僧竟往楊家取銀。走至半路，見揚溪騎白馬而來。僧向前曰：正到老爺府上來領銀子。溪曰：我要到寧國邢家去，不得回家。銀子已秤在家中，放在我枕裡。黃紙一封，二十兩與你。白帑一封，七兩與收枕人。你急去快說。僧別徑往楊門，但見開喪接吊。僧問其傍人，說揚溪死了。僧驚入堂中，却將路見訴說。一家大駭。子揚大見

說枕不見。再三問。是生女收。拿出拆開。果銀二封。楊大將二十兩。付僧收。七兩付女。思父往寧國。令人訪問。邢家生白馬。肚下有楊溪二字。求看。楊大將庵僧撞見。情由訴說一遍。邢老聽說。有名富家。只得許他領去。牽出門。即倒在地而死。楊大扛馬回。用棺埋葬。此其異。楊溪死而為馬。因不負修庵布施。故佛祖顯化。令其速死。以免馬累耳。

常丹竈

丹見漁翁得一竈。長數尺。問其價。二千錢。以所乘之時。有葫芦先生占事如神。常問以命。先生

曰。可往元使君。及至元所。一老人延入。授之一帖。曰。知君要問命。故于天曹錄君一生行止。官祿奉觀。聊以為報。後常果及第。仕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少差。始知放竈之報云。

景德寺三塔灣老龍

宋景德寺西三塔灣。有龍王廟。王甚效靈。迄元至正中。有曹睿。鮑恂。牛諒。輩。宦遊過此。登飲于間。用唐人詩句分韻賦詩。忽一老人。長髯深眼。骨肉峻峰。飄然策杖而至。曰。老夫景德寺西隣。適聞諸君高咏。亦欲效嘯于英傑之前。何如。諸人心雖嫌異。姑援而止之。遽促其咏。老

人隨口而應曰。憶昔壯得志。雲雷任摩挲。指顧撼蛟鯨。叱咤驅風波。已矣而今老。悠悠困江河。良會豈曾識。意契即笑歌。夕照恋松桂。晚風洒蒲荷。流霞雜輕烟。凌亂襲袂羅。佳景洽高誼。何妨醉顏酡。因嗟開山子。空堂負秋蘿。生平幾能百。時光度槐柯。名利釣人餌。青家豪傑多。咲彼奔走生。自苦同蚕蛾。經營計長久。一朝委湯鍋。世路且險側。盃酒藏干戈。達人尚高隱。烏帽掛青篋。江花脂粉勝。林鳥宮商和。石枕待春睡。新蕪注銀螺。待此引深樂。天地柰我何。吟畢。三人駭然敬服。不以野老視焉。因問名姓。舍止。老人曰。予姓龍。諱雲。字子淵。別號江

湖遊客。家住景德寺三塔灣西。三人喜。遂與劇飲。潦倒相別。老人拱手曰。頃側行旌。承不以樗鄙相拒。明辰三君能過。敝廬對酌。何如。三人曰。諾。遂各散去。及次日。三人返棹。三塔灣訪諸寺僧。俱言西隣無龍姓者。三人默然良久曰。噫。可知矣。其詩起聯。及名號寓意。宛然神也。今龍王廟居寺右。故曰西。遂相與繫牲醴。拜奠祠下。仍以其祭餘。痛飲祠中。同歸舟中。互咏其詩。因想其名利。釣人世路險側之句。三人喟然嘆曰。小宦動苦。日履畏途。何若聽鳥家山。看花故里。醉眠風月中。以副龍神諷。囑之意。不然。湯鍋之禍。洵似春蚕矣。能不殆哉。三人各

唯上。即日同章告養。托病歸田。而刊其詩。以傳于世。題曰龍章云。予覓而識之。

潛山虎

潛山縣新令某履任。而迎者百千人。皆麻縞。蓋其家皆噬於虎者。未控也。邑本山城。忽有五虎。白日入市廬。噬人甚多。令臨邑募獵人。則又皆以禦食盡。再募。徒者相從。循於郊坰。得吳公廟。而虎所入路也。吳公本偽漢相。極忠且智。死而土人祀之也。令為文。刲羊豕。致享謂為國臣。而陰縱虎虐民。當火其廟云。是日布署攢戈俟虎。而四虎已貼尾。逡巡入署。若有驅者。獨毋處咆哮旁。騰獵人前。已請得朱印檄文。因射中其身。毋虎復入。一日盡殲之。呼聲動天地。神之為靈昭昭矣。

聶黃鼠

富順聶方伯襟月。平生廉儉。由省而補光州守。衙有一室。稱為凶宅。饒鬼物。烏塞自昔。無敢啟者。公必欲啟之。是夜夢金甲神。詔授滕鎗。曉見黃鼠走竄入地。從其入處掘地。內藏大鏹。無筭。自報歸公帑外。私橐充贏。遂以資傾一郡。辛巳北覲。還抵潞河。卒在外在家。群奴乾沒。攘奪皆盡。獨一子成童。所有不及。故資半焉。又為黃鼠噬死。鏹物神以待公。而僅許及身。以公祿爵視之。皆長

物不如無得無喪存故資足矣。蓋亦有推不去而招不來者。雖公不能不為造化役也。且饒鬼金而不能保一子。天意是何說哉。

戀金蛇

宜興善權寺荆山老僧。幼為侍者。從講師於雲間大叢林。見一蛇頻繞天王踵膝間。逐之不見。尋覓其地。光淨無物。偶敲膝成虛響聲。破視中藏金三兩。不知所自。一僧言。往歲有丐者道人死其處。講師曰。此必業畜前身所匿。故戀不去耳。俟其再出。因語之曰。此亦方物。汝可得有而戀不去也。今為汝建壇誦法華。作盂蘭。夜弛散之。庶厄可度。猶爾夙功德也。蛇若聽受之。始去。明日鍾磬鳴梵唄起。竟日夜蛇果三出。受呪偈繞壇而出。不復再見。

蕃育犬

蕃育有靈大庵萬曆中。養犬盜搏隣鷄。隣以詬主僧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撻之。而聲其罪。他日復犯。宗住縛置將以就屠。犬忽撐柱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作窠。高不踰尺。置犬其中。意若授戒。亦是偶然。犬自是蟠踞窠中。不出食。避葷腥。一日出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禮狀。宗住知其且化去。為誦涅槃經送

之始化菴以此得名。

朱長者蟹

朱長者善武昌人好善積功不倦頻年買蟹放生無筭與徽賈某交好賈且死慮其冢嗣頽蕩不可令有貲而次子賢又幼乃以七白金寄長者曰俟次子成立惟公割割給之猶勝盡娼酒家又預為收券以絕冢嗣爭取長者死而冢嗣果過索觀收券罷越數年二子皆貧困長者察幼子儉可授貲乃密召之來傾橐給付父手跡猶宛然也兩地人皆難之一日長者挾重商於湖舟覆溺乃覺足有所履得轉身船底視之皆蟹也自是覆舟

自馳抵岸得生夫毛寶僅放一龜遂得免溺况蟹乎乎。延陵心許不負亦僅一劍况千金橐乎長者兼有。高門駟馬可不卜知矣。

胡觀察蟻

胡觀察伯安公。已酉鄉試。在旅寓見蟻滿牀。童子欲掃焚之。公戒不可。但鎖門出。俟蟻散始入。及入場。日暮而文止。成三書義。群蟻忽聚筆端。撼震不可去。甚為妨時。夜深始撼去。草草但期成篇耳。已而竟捷。監臨為方公祥。批卷云。四經一氣呵成。如有神助。蓋公往以苦思矣。而信筆反得。皆蟻之為。以報其好生。何蟻能聚筆端哉。

熊中丞玳瑁魚

武昌熊元乘中丞。少籍博學士。讀書其邑西山寺中。破月
殘。風起窓外。視之虎也。公讀書自若。私祝曰。某若不
愧天地。山靈當為呵護不死已。而虎垂首去。明發山僧
視虎跡。及門限矣。已登第。以兵憲禦倭姑蘇。有玳瑁巨
魚隨潮至海口。膠于沙際。總戎楊公取置天妃宮。大喜。
命匠度視作帶。公過之。見魚口中氣轟轟成雲。異之曰。
是神物。安可殺害。即勸令將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
公必自往放之。而總戎置酒舟中。共見魚悠然而逝。時
風浪大作。魚尚回首作朝拜者。二月餘。與倭接戰。共見

前魚出沒風濤中。偃賊舡下風。而我據風力。得累捷。人
稱雙異。

龜寶

徐太尉赴廣南。淺水中得玳瑁瓶。中有一小龜。旋轉不
停。亦得不出瓶口。徐以示胡賈。賈云。此龜寶也。以瓶中
龜沫。治膈氣病。即愈。

寶應蛟

黃清。弋陽人。以尉治海塘有功。屢遷運同。復監築寶應
內河。不就。禱于關王廟。是夜夢公曰。堤之不成。以下有
孽蛟也。吾為汝斬之。數日風雨大作。濤浪鳴吼。卒得。水

報河似有血水湧起。清才血水滿堤。清往祭謝。
堤遂成。清因受上賞。翌日有一物飄水上。似蛇大而
無頭。土人皆曰。此蛟身也。神人感應乃如此。



